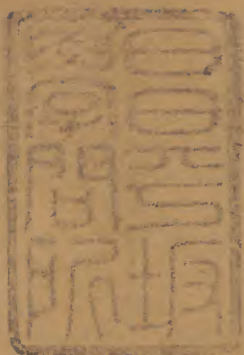


明朝典彙



漢書門類			
九	一	〇	五
〇	四	函	號
六	一	〇	〇
四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九	一	〇	五
〇	四	函	號
六	一	〇	〇
四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19)		
函號	294	39	

十九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MY

© Kodak, 2007 TM: Kodak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鹽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臣編輯

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臣潘桂山訂正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吳國琦重訂

申官考上

淺草文庫

洪武元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

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此輩在人

主之側日見親信亦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

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

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

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二年六月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內臣未及百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特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脩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顧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郎耳目蔽矣以爲腹心郎腹心病矣馭之以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使監

尚酒尚醋尚麪尚染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倉監及置東宮典壘典翰典膳典服典藥典乘六局又置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右門各門官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右門各門正各人數有差 上諭宰臣凡內使監未有職名者當別置衣帽以別監官禮部定擬監官凡遇朝會照依品級具朝服公服行禮其常服葵花胷背團頰衫不拘顏色烏紗帽犀角帶其無品役者常服團頰衫無胸背花不拘顏色烏角束帶烏紗帽垂軟帶年十五以下者惟戴烏紗小頂帽役之

四年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內使監令正五品
 授中衛大夫丞從五品侍直大夫皇門官門正正六品
 授內侍郎門副尚寶奉御俱從六品授內直郎尚冠等
 奉御內府庫大使內倉監令俱正七品授正奉郎庫副
 使倉丞俱從七品授正衛郎局正司正俱正六品授內
 侍郎局副司副俱從六品授內直郎東宮門正局正俱
 正六品授內侍郎門副局丞俱從六品授內直郎王府
 承奉門正所正俱從六品授內直郎承奉副門副所副
 俱正七品授正奉郎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

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為常侍
 小黄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城狐社鼠未
 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
 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
 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

中書省臣言宦官俸宜月給三石上曰內使輩衣食于
 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給一石足矣
 五年六月定宦官禁令凡內使于宮城相罵其先數而理
 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
 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



杖七十內使等于宮城內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
 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
 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
 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
 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蔽
 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六年更內倉監為內府倉以內倉監令為大使監丞為副
 使內府庫為承運庫仍設大使副使皆以內官為之
 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
 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年五月監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還鄉
 命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必謀
 諸公卿大夫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况
 寺人朝夕左右敲音咲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
 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
 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
 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鑒戒故立法寺人
 不過侍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
 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十二月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



承正副品級有差

十六年置內府寶鈔廣源庫大使一人正九品用流官副使一人從九品用內官內府寶鈔廣惠庫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從九品俱以流官內官兼之職掌出納楮帛入則廣源庫掌之出則廣惠庫掌之

十七年四月更定六尚局及內官等監庫局品職六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各籍總督各職正六品神宮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令俱正七品宮門承制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內承運司鑰二庫

巾帽針工織染顏料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皆內官選用

七月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官監文移來往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于未亂智者見于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二十五年二月遣尚膳太監而聶司禮太監慶童齋勅往

諭陝西河州等衛所屬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按此

奉使行事之始也詳馬政

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內官品秩內官監十一曰神宮監

掌洒掃太廟殿庭廊廡曰尚寶監掌御寶璽敕符將軍

印信曰孝陵神宮監掌洒掃殿庭及栽種果木蔬菜之

事曰尚膳監掌供養奉先殿并御膳與宮內食用之物

及督光祿寺供奉宮內諸筵宴飲食之事曰尚衣監掌

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之事曰司設監掌內用車輿

床榻衾褥帳幙諸事曰內官監掌成造婚禮奩冠舄傘

衾褥帳幙儀仗及內宮內使貼黃諸造作并宮內器用

首飾與架閣文書諸事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禮儀制

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人等

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寺供應諸筵宴之事曰御馬

監掌御馬及諸進貢并典牧所關馭馬騾之事曰印綬

監掌誥勅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信符諸事曰

直殿監掌洒掃殿庭樓廊廡之事監皆設太監一人秩

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

秩正五品典簿一人秩正六品又設長隨奉御秩正

六品又各門掌晨昏啟閉關防出入曰午門曰東華

門曰西華門曰玄武門曰奉天門曰左順門曰右順門

皆設門正一人秩正四品門副一人秩從四品又司
二曰鍾鼓司掌祭樂及御樂并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
鍾鼓諸事曰惜薪司掌宮內諸處柴炭之事司皆設司
正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秩從五品局有
六曰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匠後造作刀甲之類
及宮內所用梳篦刷則針剪諸物曰內織染局掌染造
御用及宮內應用段疋絹帛之類曰針工局掌成造婚
禮服裝付內官監収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鋪蓋諸事
曰巾帽局掌造內官諸人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帽
諸事曰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果汲種田之事曰酒醋
麵局掌內官諸人食用酒醋麵糖諸物庫有二曰內
承運庫掌収支段疋金銀珠玉象牙諸寶貨之物及同
司鑰庫掌鈔錠之數曰司鑰庫掌各門鎖鑰及収支錢
鈔之事曰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
并內官諸人飲食菓實之類每局庫皆設大使一人秩
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秩從五品東宮典璽典藥
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丞
二人秩從五品惟典璽局增設紀事奉御秩正六品
親王府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史司并護衛
指揮使司行之與內官衙門不相統攝設承奉正秩止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六品承奉副秩從六品所三曰典寶典膳典服各設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秋役六品門官二人設門正秩正六品門副從六品設內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一人司矢二人又各公士位下設中使司司正副各一人皆雜職

二十九年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

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脇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三十年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開支勘合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役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又置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設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一人從五品

太監雲奇南粵人洪武時守西華門遇胡惟庸第稔知逆

謀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上往觀鑿輿西出奇慮

必與禍急走衝蹕勒馬衛言氣方勃啐舌缺不能達

上怒其犯左右搥擗下奇雪斃右臂將折猶奮指

賊臣第 上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屏帷間

數匝亟還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上追悼錫贈

葬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

未樂元年十月 上謂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

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于皇城內畜養雞性糜費食米

今四方蝗旱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

知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

饑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

爾必罪不宥

遣內官李興等齎勅勞暹邏國王昭祿群膺嘜囉諦刺并

賜王文綺帛及銅錢麝香諸物與其貢使偕行按此內臣奉使

外夷之始

二年命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真臘國王長子烈

昭平牙為王按此內臣封夷王之始

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人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刺諸國

按此內臣將兵之始和凡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謂之三寶太監

四年五月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斥之亦勅各衙門衛士于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効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五年六月 上諭都察院曰自昔闈宦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孽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

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 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于彼召集軍民復以採辦為名假公營私大為民害所在官司不奏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二員往詣山西將李進等一千鞠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鞠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

七年十二月 皇太子監國守京城門內使王烈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棄事城門郎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郎來未嘗擅離因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搆 太子



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下錦衣衛治之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寔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八年以內官王安王彥之三保脫脫監都督譚青等軍按此內臣監軍之始也

勅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處密與之商議務要停當爾却來回話按此內臣出鎮之始也然

職尚止巡視事

太監沐敬原建文宮中人 上北征四十日不見寇兵困糧竭六卿勸回鑾皆鎖項敬復苦諫 上罵曰反蠻敬

舉首曰不知不知 上怒命縛斬之敬言猶不已 上悟曰使我家養人悉如此何患不好遂釋之

十年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于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十八年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按此不見正史會典據大學士萬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廠疏內云東廠之設自 文皇帝至于今五十六

年故攷訂于此

是時中官黃儼江保數為趙王傾太子幾奪嫡太子

即位皆伏誅

洪熙元年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

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

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按此南京守備之始

勅太監王安鎮守甘肅此鎮守之始見計水樂未已有

內官馬騏傳旨諭翰林院書勅付騏復往交趾開辦金

銀珠香時騏自交趾召還未久本院覆請上正色曰

朕安得有此言渠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

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遣之非獨詔書不

信且壞其事近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容卿等宜識

朕意乃止宣德二年逮下獄正統四年得釋

宣德元年上以漢王及遣指揮譚順內官黃讓內使陳

錦助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

按是時內臣尚列於指揮之下

賜御用監大監王瑾玉帶瑾交趾人陳蕪也上為太孫

選侍左右既登極即陞太監賜今姓名字潤德上親

征高煦扈從有功還賜玉帶及金鞍廐馬金帛等物按

瑾自永樂五年入宮至景泰時卒歷事五朝保抱皇子

寵賚爲中璫之冠。太宗上常賜詩章及範金圖書。其養子陳林亦從其姓名曰王春云。太宗北征，命使偵漢邸。太監劉永誠習騎射三扈。太宗北征，命使偵漢邸。逆謀三帥師討兀良哈，俘馘無算，捕執磁相妖人李宣、張普祥。英宗朝監鎮甘涼，耀兵境外，鑿陣於沙漠，數取勝，擒其酋景泰，未召還，總督團營內城之謀，預勒披甲，獨以滿盈索退，姓屬令辭職，遺榮杜謁泊如，素門成化初，具辭累朝所賜產第，祿從之。

交趾黎利攻陷昌江城，中官馮智死之。

詳安南

二年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湯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按察使林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讒，碩于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迕，唯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臣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旣明白，汝卽馳驛復任，朕推誠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力謂歸必罪之，不貸。

上嘗諭吏部兵部曰今後凡中官傳旨除授官員不問職之大小有勅無勅俱要覆奏明白然後施行

三年司禮太監侯泰下獄初山東官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齋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于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杖前衛經歷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四年十月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

五年五月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

艱難作一居爾欲圖得之耶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住城中上怒命杖之百以百

斤枷號令警眾召科臣諭曰此曹敢輕犯法者恃中官爲之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施行

五年五月上聞內使帝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與外人因諭侍臣曰洪武末樂間內府所貯錢糧內官內使纖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今內官敢爾豈得不罪又曰朕今日用一木水架工匠飾以綵色又間貼金朕惡其華侈遂命易之而小人乃敢僭擬遂命司禮監榜諭各監局有盜官物及僭分者事發

處死知而不首罪亦如之

六年十二月內官監太監袁琦內使阮巨隊阮誥武莽武
路阿可陳友趙淮王貴楊四保陳海等伏誅初巨隊等
往廣東等處公幹以採辦爲名虐取軍民財物事覺下
錦衣衛究其由皆琦指使於是籍其家金銀以萬計寶
貨錦綺諸物稱是又所用金玉器皿僭侈非法皆四保
與海爲之事覺上下法司議罪命凌遲琦而斬巨
隊等十人於市時太監裴可烈亦以貪暴下錦衣獄拷
死馬俊回至良鄉自經死命錦衣衛磔其屍梟首於市
唐受亦以公差南京害民捕至獄具械赴南京凌遲於
市梟首示衆仍諭都御史顧佐等曰宦者袁琦以其自
幼隨侍頗稱使令陞太監管事輒敢恃恩縱肆欺罔假
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往諸處凌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
等物動累萬計致吏民含冤無訴歸怨朝廷雖方面風
憲之官皆畏憚之不敢以聞鬼神不容發露其事已悉
寘極刑爾都察院揭榜曉諭中外凡先所差內官內使
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
給還官民人等有受內臣寄頓財物許首免罪若匿不
首事覺與犯者同罪自今內臣出外敢仍前犯令所在
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軍民人等有投

托跟隨內臣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死罪凡入營內廷
上退朝御乾清宮諭太監王瑾吳誠等曰朕卽位以來念
內宮內使隨侍勤勞恩待甚厚屢戒諭之令謹守法度
勿罹刑辟未享太平其間有能小心忠謹朕待之加厚
不意袁琦孤恩負德越禮犯分欺瞞朝廷受人囑托私
遣內使出外假以幹辦虐害官吏軍民百計索取金銀
財物數以萬計下人銜冤歸怨於上朕何由知天地鬼
神共怒事發露琦已伏誅此非朕欲罪之殺身之禍實
其自取爾等其揭榜昭示內宮內使及小火者能守法
事上不恃寵作威不害民取財者鬼神佑之若違法越
禮惟務貪虐鬼神不佑國法不赦若先嘗有過後當改
悔朕亦以無過待之

七年先是 上聞內宮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害已
罪其尤者以太監劉寧清謹命同御史馳往各處収其
資橐并其人械送京師旣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素悍
時又大醉聞有內官至更不明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
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
罪以其一時昧於所聞而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
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旣釋之矣
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賜司禮太監金英范弘等免死詔內弘詔畧云克勤夙夜
靡一事之後期致謹言行惟一心之在國退不忍於欺
蔽進必協於忠誠免爾死罪於將來著朕至意於久遠
賜御用太監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胆又曰金貂貴客曰
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見水東日記

又司禮太監金英范弘各有銀記之賜而不傳見墓誌

按 景廟於興安王誠舒良輩亦有賜 憲廟賜司禮

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怠曰謙亨忠敬銀記一曰

才華明敏石記一曰補袞宣化 世廟賜司禮太監張

佐銀記四曰集謀補德曰端忠誠慎曰輔忠曰勵忠麥

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慎右皆見墓碑中正史所不載然

則內臣膺賜者不止於此矣

工部尚書吳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

壯 上登皇城樓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逮中下獄論

斬 上宥其罪革少保仍罰尚書俸一年內官裴宗漢

管木廠坐盜市官木又賄楊慶求免罪事發法司亦論

斬命械繫錦衣衛

十年九月 英宗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正統元年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三殿

按此內臣督工之可見者

四年十月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言溥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趨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五年司禮監火者賈麥兒以私事囑吏部尚書郭璉戶部尚書劉中敷皆從之事覺上命宥璉中敷戒勿再犯麥兒送法司論如律枷示於司禮監之私房

六年正月遣太監吳誠曹吉祥監督諸軍討麓川宣慰思任發敗績下獄論死遇恤刑宥之

此內臣總兵之始也

三殿工完太監阮安僧保各賜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

段八表裡鈔一萬貫

七年六月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張太后崩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於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雷震奉天殿鴟吻球上言十事其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又言太常不宜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振怒球言總權綱爲詆已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脩撰董璘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球下獄矯旨命錦衣指揮馬順縛球至暗獄中斧鑕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自是人緘口不敢言

廷臣微譴輒見斥謫尚書徐燾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
開趨附之路極盡諂態王佑貌美無鬚媚事振振甚眷
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老爺無鬚兒子
豈敢有鬚聞巷間之傳笑燾宣言於衆吾輩不進見致
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皆具金銀進見初惟府部院寺
大臣後百執事及在外郡邑庶職無不進見輒致千餘
金以爲常一夕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
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
門外俛首向北蔣意以爲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
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
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遽趨出是圖乃
太宗朝所畫久藏之兵科後來圖籍厝壓其上甚多尋
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
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取圖欲發極邊
充軍振之作威如此

按末樂間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俱離府部官一丈作
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
屬公侯駙馬伯遇內官反避之矣
振之橫也公卿皆往拜於其門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
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王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奏聞上爲蹙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以王振姪千戶山爲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

七月王振柳祭酒李時勉於監門尋釋之

詳國子監

八年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鞫之得實詔磔于市仍令內官俱出觀之所誹謗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

勅諭內官內使曰

祖宗舊制內官內使職掌內府事務

纖毫不敢透漏今爾等有不遵法度與在外各衙門官

員私相交結透漏事情或因公務營幹已私或徇親情

請求囑托公事或借撥軍夫役使以致所司那移選法

出入刑名重勞軍民妨廢公道已往之事悉置不問自

今宜相戒飭謹遵法度其有徇情違法者必罪不宥

九年內官陳景先送女官吳淑清還揚州索取府衛白金

絲幣等物且治私事踰期復命詔錦衣衛鞫實

太監僧保出喜峰口曹吉祥出界嶺口劉永誠出劉家口

但住古北口同成國公朱勇等各率精騎萬人征兀良

哈陞賞有差

賜遼東鎮守太監亦失哈歲米四十石至十二年復以征

討功同太監楊宣各給歲祿三十六石此內臣加祿之見於史者也

獻陵神宮監少監阮菊擅伐陵樹百餘私用事覺命斬之

十年鎮守遼東太監王彥卒上命太監喜寧檢閱其家

財產妻吳氏訴喜寧私取其奴僕駝馬金銀器皿田園

鹽引等物詔宥寧罪追取田園鹽引給主餘物悉入官

司禮太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以私芻牧於南海子下錦

衣獄

命戶部右侍郎焦宏等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踏勘

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詳馬

御史李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

下錦衣獄謫戍遼東

錦衣衛卒王求為匿名書數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

王山家緝事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詔即磔之

於市不必覆奏

十一年春正月始於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十二年武功中衛指揮使華嵩宿娼事發當杖贖特命髡

其首漆之枷示教坊門滿日克大同衛軍坐與王振姪

爭娼故也

內使金榮等三人變衣帽潛出禁門至密雲青洞口內刺

髮為僧被緝事人擒獲錦衣衛鞫實以聞上命誅之
勅禮部曰擅留闕者朝廷具有著令日者太監喜寧乃敢
私收後使縱令生事擾人已勅法司擒問如律爾禮部
其移文申諭內外一切官員人等有私收者許即連人
首送俱宥不問匿而不舉及自後弗悛者或因事暴露
或為人所覺俱重罪不宥

東城兵馬指揮范質坐事被枷司禮監內使邵智聰擅令
校尉囑守枷卒俾少寬質事覺命斬智聰勿再覆

太監喜寧侵英國公張輔輔不從寧弟勝率自淨身家奴
毀輔佃戶居室毆家人妻墮孕死事發宥勝贖徒自淨

身者戍廣西南丹衛因勅禮部盡收功臣私蓄闖奴入
官

十三年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率師討鄧茂七等太監曹
吉祥王瑾監督神機火器

十四年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列刑獄
按此內臣五年

七月王振勸上親征車駕北狩中官惟喜寧侍振等皆
死
詳後

庚午 郕王御午門左門左都御史陳鑑合諸大臣科道
慟哭颺言曰聖駕被留皆振所致殿下若不速斷何以

安尉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給事中王竑奮
臂捽順髮嚙其肉曰順倚振肆強今猶若此誠奸黨也
百官爭捶死順且請籍振家 王准言衆猶哭未退守
衛士卒亦泣下 王起入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
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遂於門隙中出二
人又捶死之尋執玉山至衆相戒勿捶死使伏法遂縛
山赴都市凌遲處死 王令諭曰國家多難皆因奸宦
專權所致今已悉准所言置諸極刑籍沒其家以謝天
人之怒以慰社稷之靈爾文武群臣務須各盡乃職以
輔國家以濟時艱百官乃拜而退曳棄順等屍於道軍
民猶爭擊不已百官請籍順及毛貴王長隨家 王令
免籍

郕王令旨籍沒太監郭守敬內官陳官內使唐童等家以
皆王振黨也

科道會劾僧錄司右覺義龔然勝道錄司右玄義王道宏
錦衣衛鎮撫周銓等賄囑馬順引進王振家出入積成
巨富令旨降謫有差復請誅籍之不許

九月法司疏王振同居異姓之人皆當斬詔謂振傾危社
稷罪惡深重但朕卽位之初體天地生物之心姑屈法
伸恩但係振本宗不問大小皆斬首以殉婦女給發功

臣之家為奴其家人闞者宥死杖一百發戍邊衛

初郭守敬鎮守大同與振厚邇年多造銅鉄箭鏃甕盛以

振意遺瓦刺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以報宋瑛等楊

和之敗又為敬所制上皇至大同群臣劾敬失律振

矯旨不問至是敬潛回京師下獄法司議凌遲處死詔

錮禁之

十月御馬監左少監跛兒千本降虜給事宮禁數十年及

上木之敗即助虜反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為虜使至京

有所需索命執而誅之

十二月遼東施帶兒數為虜使又為脫脫不花致意於鎮

守太監亦失哈至是逃歸巡按劉孜鞠之因劾亦失哈

本廣西人虜犯廣寧亦失哈禁制官軍不使出擊反狀

昭然且及其不法十餘事詔誅帶兒置亦失哈不問

虜入寇德勝門外勅太監興安李末昌往同武清伯石亨

尚書于謙整理軍務

景泰元年正月內侍單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給

武弁持賄賀其生日如往年王振故事給事中林聰合

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

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上覽疏命錦

衣衛捕治尋釋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三月叛賊喜寧伏誅寧既從 上皇陷虜輒爲也先畫策
邀求賞賜及導以入邊寇掠尚書于謙授策遣將使成
擒而會 上皇知寧謀患之乃言于也先欲使寧及總
旗高瑊達於納哈出還京索禮物也先許之 上皇乃
命校尉袁彬以密書報宣府寧至獨石遂爲叅將楊俊
所誘擒至京文武大臣并科道等官劾奏寧猥以俘虜
洊沐恩榮受 列聖之深恩居太監之重任而乃欺天
負國背義忘恩屬奸臣之不軌致 上皇之蒙塵回自
虜中詐傳詔旨妄指迎駕爲名重要朝廷金帛既又乘
機復徃主令賊首來侵擾我邊境犯我京畿上而宗廟
震驚下而軍民荼毒雖天威所加而數萬之衆遂遁奈
生靈受害而千古之恨難消若不正之典刑不惟無以
大彰天討垂戒將來抑亦無以慰宗社之靈雪臣民之
忿 詔群臣雜鞫之具復命磔諸市三日
又金英者正統中司禮太監也王振死掌監事 景帝以
其擅權命言官論其家奴趙顯多支浙鹽謫戍邊衛復
以運使吳方受囑勒爲民復以錦衣衛校尉結英冒陞
百戶於午門外探聽各處事情抵英論斬又給事中張
聰御史謝琚宋璘俱坐英事爲法司所論謫官有差又
運同鄭崇受英家人賄多支鹽事露囑御史林廷舉求

解杖延舉百戍邊衛崇爲民又以錦衣指揮僉事呂貴以陞職出征恐譴出失勢託英家人錦衣百戶金善頻蕭得仍理衛事又索營繕所磚瓦等料萬餘以造私室賂管海子內使葉景榮景榮以石及草與之事覺下都察院論貴善景榮俱應斬英宜宥治 詔斬金善降調貴於邊衛景榮宋司禮監別用贓物俱追入官執英付都察院鞠之右都御史陳鑑等言英縱家人倚勢多交官鹽累受賄賂陞指揮韓志等爲署都指揮陞內使汝住爲長隨奉御陞都指揮孫鏜爲都督總兵陞校尉劉信爲百戶工部尚書石璞結王振得職英受璞賂以保其位奸惡如此宜不拘常律處以極刑籍沒其家 上命禁錮英執鏜璞志鞠之論罪皆應斬命姑宥之再犯不宥金英家奴李慶罪當絞遇赦特誅之 按英之狼狽若此不知異日何以復受寄托然其拒南遷議稱薛卿好官亦不可盡泯也

太監吳誠卒其妻進所遺田宅以四所還之 大同都督許貴奏少監蕭力轉啣軍妻不與宿杖死軍又與養子妻淫戲射死養子下巡按覆勘有驗都察院請再覆從之

山西天城衛令史賈斌上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

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關寺皆馴致敗亡上皇去國亦
 由此輩今 皇上肇登寶位立法 高皇帝以為治事
 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闈人專備洒掃不許竊柄凡阿諛
 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
 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
 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
 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
 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
 願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
 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十月山東布政裴綸言內官唐廣來鎮茲土有司供給動
 取民財廣隨侍人詐冒名目生事侵漁清勅廷臣會議
 凡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俱命回京庶內臣無輕出之勞
 有司免供應之擾 上曰往歲各處寇發人民流散因
 令內官鎮守得知事情緩急今綸擅欲取回主意安在
 爾都察院令其陳狀如飾詞不宥六科上章謂鎮守巡
 撫內外官員俱受朝廷委任恐其從人需索贓物如綸
 所言者亦不可必其無也命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廉
 有此等人即執之且聞處治既而綸陳情服罪宥之
 二年鎮守內官陳海以鐵劍與夷人哈丹易馬御史鄭紹



劾奏捕鞠之又司禮太監高顯恃強奪人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

三年御用少監阮浪侍上皇南宮門下內官王堯者往蘆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刀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褌衣忠因見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縉皆凌遲沒產浪入詔獄炮烙煨煉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

南京錦衣衛餘丁華敏言內官十害廣積家財金銀珠玉動以萬計此從何來非盜府庫錢糧則削生民膏血其害一也專權倚勢侵占公侯房屋興工造作役軍勞民其害二也家人義男外親盡是無籍之徒肥馬輕裘縱橫豪悍任意爲非甚至納粟補官貴賤不分其害三也蓋造佛寺費用無算以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其害四也廣置田莊不納芻糧寄戶府縣不當差徭彼則連田阡陌民無立錫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監虛占監數轉賣與人先得勘合倍支巨萬壞國家之權法奪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賣混賴不還商人受害莫敢誰何其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

辦納月錢內府監局之人造作工役煩重捶楚不堪其
害八也家人包攬各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虧官
損民其害九也監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其
害十也

總督尚書于謙總兵武清侯石亨等議選精兵十五萬分
為十營太監阮讓都督楊俊提督四營太監陳瑄盧求
都督郭震馮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等及太監劉永誠

曹吉祥節制此內臣坐營之始

四年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人為人
清若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

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著勞績平生
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
易得者

九月太監金英奉使南京還公卿餞于江上大理寺卿薛
瑄獨不往英至京言于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上欲易儲語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
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為默然蓋上所言謂
見濟英所言謂上皇長子也

五年南京御史鄒亮奏定淮等門外城濠為太監陳公等
占種蓮藕禾苗命南京戶部委官勘劾禁約



內使田福私亡至葉城錦衣衛捕得詔卽誅之內使阮絹
附司禮太監興安囑管工太監黎賢擅干西海子作佛
庵及西山等處作生墳佛寺盜用官木等料萬計事聞
都察院坐絹絞并劾安等罪詔姑不問所造庵寺令內
官監毀之物料入官

六年都知少監馬琳奏太監劉順死遺河間府山地十五
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詔不許給民耕種完辦

天順元年正月執司禮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于禁
中出付錦衣獄群臣言誠等同都督黃玠構成邪議更
立東宮尋又謀迎已出汪后又與于謙王文等圖爲不
軌糾合逆旅迎立外藩俱坐謀反凌遲處死命斬于市
籍其家是日校尉速杲縛錦衣百戶楊英謂爲張永親
且與舒良善命錦衣衛拷訊之又命錦衣衛差官往執
寧夏管神鉉內官高平公幹雲南內官闞禮并籍其家
俱磔于市

先是景泰中教坊司司樂晉榮諂事鍾鼓司掌事陳義義
承旨同榮選伎女李惜兒等先後進入宮中至是教
坊司發其事命司禮監釋伎女給親榮義下錦衣衛拷
訊具伏誅于市

六科十三道劾司禮太監興安竊弄威權紊亂朝政鎖南

內門易東宮位與王誠舒良等爲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而伺釁乘機心持兩端觀成敗以爲向背乞梟其首以戒權奸 旨謂安罪當死姑從寬貸勿令視事

誅司設太監廖官保御馬太監郝義司禮少監許源官保提督御藥房 上嘗索藥不得故也義坐與王誠等同謀欲發勇士擒殺吉祥石亨等源故從 上南內坐謗訕俱誅

二月內官劉茂嘗被旨以馬載唐妃遊西海子馬驚妃墜因命茂選良馬二十日控習之 上復位有言茂欲擒太監劉永誠者遂執下獄枷于內府新房外

內官單吉掌內庫金帛奇寶籍記 邲王所賜諸妃白金

三萬餘兩寶石萬餘不以聞命執送錦衣衛固禁之

六科十三道被旨劾司禮太監陳鼎阮簡謂鼎內與王誠舒良同腹心外以王文于謙爲羽翼擁立 邲王廢易

太子始倡不必比逆之謀終造幽閉南宮之計禁 聖

母往來絕親親之情抑百官朝賀廢君臣之義傾竭府

庫崇尚異端忍令僧人清昊爲魘魅數致僧官道堅入

禁闈俱宜顯戮于市以快人心以回天變 上曰此輩

負國皆君罪在不赦但元惡已誅餘黨俱從輕典其擯

禹居南京簡守長陵永不任用

以迎駕功陞太監曹吉祥嗣子錦衣指揮欽爲都督姪鉉
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蔣冕第成葉達兄成俱錦衣世
襲指揮且賜吉祥等勅書褒諭是年吉祥進司禮欽封
昭武伯

鎮守寧夏太監高平景泰時居尚衣監與錦衣指揮盧忠
厚忠密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上與太監阮浪南
城內使王瑤圖復位俱下錦衣衛鞫瑤被殺浪擊死忠
得釋旣以他事謫柳州衛千戶至是上知其狀特遣
人收平及忠磔于市三日籍其家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命儒臣撰文立碑

四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初土木之難言官劾振擅權
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至是其黨劉恒等
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奪
都御史王竑官安置江下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
魂以葬塋像智化寺祀之勅賜祠曰旌忠

按此內臣立祠之始成化中御馬太監劉永誠祠曰褒
功弘治中司禮太監懷恩祠曰顯忠此二臣皆可紀者
自是而後繁且濫矣

上與輔臣李賢言宦官蔣冕雖曾効勞實一讒亂小人朕
初復位卽言于太后曰皇后無子當易朕斥之及

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一日命冕選
宮人充用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于太后處
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
賢曰讒說殄行古帝王所深惡者陛下絕之最是

三年工部侍郎霍瑄先以叅政掌大同府事時嘗為鎮守
太監希力轉怒其送回都御史年富家衆杖之十餘至
是瑄奏之且言力轉宴輒命妓為戲僭用金器若王者
復強娶所部女為妾諸不法事 上怒遣人執之下錦

衣衛獄遂條奏瑄嘗同都御史年富侵盜官物且行賂
于都督石彪強娶所部女子十三人為妾都察院請收
瑄與力轉質其有無 上命俱宥之

四年鎮守珠池內使譚記誣奏廉州知府李遜縱部民竊
珠下錦衣獄遜悉發記杖人致死及強入民家奪財物
諸罪狀 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遂錮之而命遜復職

勅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曰爾在彼行事執拘以此差太監
陳政齋捧旨意同爾理事政于六月十二日至三司官
俱出城迎接行禮爾乃托病不出却使人問政是何官
買辦何物懷奸挾詐不敬朝廷罪一十三日方至武林
驛與政見不請旨意行禮不問朝廷公事就便辭去背
公徇私不敬朝廷罪二十四日又至驛因開門遲即怒



而回却言政嘗爲吾部下且官不及吾輕慢使臣不敬
朝廷罪三爾昔與張永郝義等同類內有典刑降用者
此時曲法宥爾又陞爾職委爾鎮大藩正當赤心報國
以報再生之恩却乃心懷奸詐傲慢朝廷悖禮違法論
爾罪當抄提來京究治今且將爾所爲實跡封去爾宜
自看似此所爲豈是忠敬之道看畢爾卽其實以聞
五年七月可設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曹欽等反初
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
人隨征天順初諸達官吉祥親黨及門下無賴隨吉祥
以奪門迎駕功累受陞賞者甚衆皆感戴吉祥後石亨
敗隨亨冒陞者俱自首改正獨隨吉祥者不動吉祥復
日犒諸達官月給以米銀布遂相與爲死黨諸達官日
出入其門惟恐吉祥敗而已隨之黜也吉祥亦自疑與
石亨同功一體亨旣被誅愈自不安至是欽又私掠曹
福來爲言官所劾錦衣衛密遣人伺察之益急先石亨
敗時預降勅戒諭朝臣然後收繫亨至是復降勅諭欽
度不免遂謀反會懷寧候孫鏜奉命征西欽使其黨掌
欽天監事太常少卿湯序擇是日天未明視朝遣將欽
欲以是時舉兵入先夕召諸達官及其黨群飲于家厚
贈之時鏜候陞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

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時琮
瑾亦以陪祀罷宿朝房急趨以告鏜同于長安右門隙
入䟽以聞 上卽召吉祥縑入宮城鎖繫之令皇城四
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遂于中
夜自往錦衣指揮遂杲宅執殺杲遣其黨殺都御史寇
深于西朝房斫傷內閣學士李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
東西長安門不得開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拆御河甌
磚石堆塞各門賊往來嘯呼于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
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鏜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
城宣武門出爾往號召之曰法司強賊反獄擒獲者有
重賞且不可出城于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
鏜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
多當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
東長安門欽去攻東安門途遇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
東安門天漸曙欽黨稍稍散去欽遇鏜子軌於路軌奮
刀斫欽中膊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
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與戰會昌侯
孫繼宗亦集兵至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
戰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卽與之官軍奮呼而入欽
一投井死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第指揮鉉

及堂兄都督濬皆為衆所殺并其親黨皆殲焉諸達官
逸出者先後皆被誅 上出吉祥命群臣廷鞠之具伏
詔磔于市并磔欽鐸濬等屍以殉湯序及達官陳守忠
丁順白忠等俱被執磔于市籍其家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言吉祥事曰此輩放縱
見吉祥敗稍收歛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如
此卽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
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朕今復位五年矣
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卿豈知之

八年命太監周中于奮武營少監王亨耀武營太監唐順
練武營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敢勇營少監趙
永果勇營奉御鄭達效勇營右監米童鼓勇營副使高
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營副使張璘揚威營奉御張
紳振威營監神鎗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按此內三分
坐十二營之

始
九月 憲宗以司禮太監牛玉朦朧奏請將選退吳氏冊
立皇后免死謫居南京 詳后

南京科道官李鈞等以牛玉事敗因言鑒往事以防後患
其略言防患之道非欲使內臣遠去左右也惟不許內
官與國政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不許內官第姪



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而已自右內官當無事之時似
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
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
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不許
內官與國政者此也內官朝夕在陛下左右大臣無耻
者多與交結或饋以金銀珠寶或加以奴顏婢膝內臣
便以爲贊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便以
爲不贊朝夕讒謗之雖陛下天縱聰明而日加浸潤未
免致疑稱美者驟躋顯位讒謗者久屈下僚怨不歸內
臣而歸朝廷思不歸朝廷而歸內臣賄賂日行威權日
盛而內官之禍起矣所謂外官不許與內官私相交結
者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
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
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奸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
外相逋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
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疏入調外任
十月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
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
臣言禁庭之內未有不用內官人君委以國政授以大
權使壞國亂家然後治以重刑戮於朝市遠如趙高李

輔國之徒近如王振曹吉祥之輩皆始愛之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伏願遵高皇帝舊制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 上嘉納之時牛玉謫南京淵徽等謂玉罪重罰輕疏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執政李賢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 上皆逮下

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

典璽丞王綸事 上春宮一時羣小希進用者多與交通侍讀學士錢溥教內書館綸嘗受業焉時尚寶丞朱奎以幼童陪讀館中相親暱至是 先帝不豫溥意綸必預機事有入閣覲密遣奎通款曲於綸綸因偕奎造溥修弟子敬懼飲至晡而去內閣陳文以鄰故知及 駕崩奎持晉州知州鄒和所饋綸書以入或曰此溥密草遺詔也綸亦以例當柄用驟驕肆牛玉恐其軋已玉侄贊善綸復與溥有隙構之會 大行就殮綸衰服襲貂

表於外 上見而惡之玉因數其過惡勸 上執下獄
又嗾人發其交通事并逮溥等法司依律擬斬以赦例
從輕綸降內使發南京閒住溥降順德知縣奎鹽課副
提舉和瀾滄衛經歷

成化元年劉永誠進御馬太監侄孫聚封寧晉伯從永誠
積戰功至都督自以破西虜功世襲

按永誠以聚為都督特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左司直
兼編修李泰考滿上疏言臣為伯父司禮太監永昌子
不得封生父母請封祖父母以展孝思從之泰與牛輪
登科錄俱注伯父司禮太監永昌左監丞玉而俱入翰

林泰至詹事兼學士輪至太常少卿兼侍讀

浙江巡撫劉敷奏鎮守中官不得受民詞訟情著為令下
部議行之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
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誣奏瓚
瓚遂列奏住不法事下布按二司核實於是布政使李
顯等具實會奏 上以住年老宥其罪戒飭而已

二年十二月鎮守開原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
鑑代之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畱
良因奏朗失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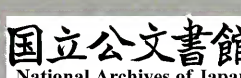
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揆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為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為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為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既為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二年十月南京司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四年六月尚膳太監潘洪奏兩淮積有餘鹽乞令其侄潘貴中納關支戶部奏其阻壞鹽制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明有禁例食祿之家尚不可中况內臣乎內臣給事內廷凡養生送死皆朝廷為之處置固不必營私殖生况乃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按成化二年已准太監李崇開中遼東鹽萬引矣至是賜太監陳鉉萬引潘午萬引御馬太監葉達奏以長河峒功蒙賜寶鈔幣帛辭之而陞兄錦衣千戶兵部執以無例不許詔特陞為指揮僉

事按此內臣辭賞乞陞之始



五年貴州巡撫陳宣奏少監鄭忠南寧伯毛榮各帶參隨縱其役占軍伴辦納月糧奴辱有司營求貨賄項者太監錢能出鎮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覆以特旨所定人數惟行巡按御史嚴加禁治而已從之

內使杜衡盜內府金二兩銀二百兩匠役繆諒爲之支費下都察院議當贖徒有差詔卽斬於市

御用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爲妻事覺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觀也今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卽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之

六年春以太監陳瑄提督兩廣

巡按雲南御史郭陽奏太監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今

聞有疾乞仍畱鎮守士論鄙之

十二年命御馬太監汪直立西廠領勅刺事

按此立西廠之始雖與東

廠伴而勢出其上矣

十三年二月建寧衛指揮楊暈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仇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暈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百戶韋瑛家瑛給暈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引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姪

夫禮部主事董序合瑛夜入仕瑋家搜檢財物擄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瑋鄰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爲之稍戢瑛本布井無賴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太監去歲九月匡黑青之異侯得權之誅命出外訶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之知至是調得暈事執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上益委任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

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密遣人預通情款云

四月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時西廠所執人犯多皆無案籍可證及後廠革其人各散去宗武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汪直遣瑛執送西廠獄浙江布政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構其事於汪直者執繫西廠獄

楊暈爲汪直所誣下獄死上命太監錢僖百戶韋瑛籍

暈家產并械其父泰及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具泰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入官獨祠堂與田三十項給還泰家屬以延榮祀泰弟仕偉婿董序俱調府通判弟中書舍人仕敬調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瘦死應奎克軍後泰以審錄宥爲民

五月御史黃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坐罪爲民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罷西廠緝事者時汪直行事官校勢橫道路以目大學士商輅萬安劉珏劉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

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肆無忌憚傷害良善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逮梟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已上怒命司禮太監懷恩等至閣下厲色傳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

汪直挾勢害人人人要說誰獨爲先翊曰翊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
今汪直爲害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
吉等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旣奏入貶黜謫罰皆所不避
於是恩降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
如此當其實回話儻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者天
極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爲朝廷任事如此
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
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
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籍其

口問爲誰曰黃賜陳祖生也皆攔在東華門外不容進
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暉通 上疑此奏出二人所
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
奏畱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
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衛因奏直所遣
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命都察院移文令各該
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畱滯人心快之但 上意猶
未釋然

謫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於南京汪直以項忠疏攻之泣
訴 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所嗾也且中

以他危事不容二人見辭調出南京
初項忠具奏革命郎中姚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
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爲首旻
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旣署名卽遣人報韋瑛曰
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
劉珣劉吉於蚤朝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
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
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珣
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
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
等時耶越無以應

尚書項忠除名初汪直掌西廠時項忠遇諸途旣過始覺
下輿追謝汪不爲禮旣辱項於朝尋以事遣校卒直上
部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復毀短之
汪以是銜項日拾掇其過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
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
之得授錦衣千戶西廠雖罷 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
動靜直因以吳綬擬三批答封進稱旨遂命綬於鎮撫
司同林巒問刑直銜忠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
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於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

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
郭鐘御史馮璫附直交論忠違法 上命三法司錦衣
衛會訊於庭吳綬乘構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
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爲民姚璧降
調璧爲先尚書夔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調璧思明
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蒙諭兩京人臣同加修
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
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暉吳榮等之奸高崇
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禪河害人之

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常
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卽將西廠革罷伏望推
誠任人及時修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畱斷自聖衷
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
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
直功德以覲倖先進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
開西廠調察益苛人不堪命禍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
一事迎合直意蓋直常謗楊暉投商輅李賓董方求緩
其罪 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
所喜然初縉希陞都御史乃止得尚寶少卿云 御史

王億見縉以頌汪直得陞亦進言直所行不惟可爲今日法可爲萬世法也一時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唾罵之數月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億湖廣副使

初汪直坐廠士夫無一與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方得加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院事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吏部尚書拜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人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卽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直有異已者喚御史馮瓘等排之許各

自陳於是尚書薛遠董方左都御史李芳並致仕馮瓘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爲鷹犬也

時都御史楊繼宗居憂時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治郡名往弔楊衰經於播所直趨至播拜起手將楊鬚楊曰比聞楊繼宗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威震海內不屈者楊一人耳

十四年司禮太監沈繪恃寵稔惡後見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造兵器使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禍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

實命繪祥斬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雲南巡撫王恕等劾鎮守太監錢能罪及其從行指揮盧
安等都察院覆奏差刑部郎中鍾蕃往會三司官按其
事并逮能還京通治之詔能果有罪奏來處分初能遣
指揮郭景奏事京師以安南捕盜夷兵犯境劫掠請勅
國王戒約之朝廷因命景賚勅以往舊制使安南者道
必由廣西而景乃取道雲南能以玉帶寶纛蟒衣羅段
犬馬弓箭鞍轡諸物附景私通王至其國受饋遺甚多
及還誘其貢使仍道雲南至中途給以先行及貢使至
雲南邊境守者阻之不容入邊民以為安南人人寇相
率驚疑欲避之總兵三司官遣人諭貢使至再四其人
始還朝廷未之知也後三年有一男子自安南來歸言
嘗見一指揮從三十餘人至安南以犬馬諸物饋王詔
下撫按官究問蓋景自安南還後能屢遣與指揮盧安
蘇本百戶楊能等徧歷諸夷于崕孟密等宣撫司求索
景獲其寶貨至逼淫曩罕美孫女許以開設衙門治事
還至金齒被逮遂投井死於是恕同巡按御史鞠景同
行者得其本末奏於朝云

巡按雲南御史甄希賢等劾奏錢能及都指揮方明周佐
叅議金醞僉事翁遂等罪都察院請下希賢等逮治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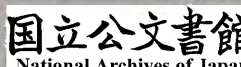


等能俟再勘至日處分詔可先是能左右時至礦場有所求取會有言守礦千戶三人私礦銀者能不奏請輒遣人械繫之三人者懼共以官課千兩饋能能意不滿召明遂同臨問以巨挺杖之死者一人明使其屬以病死報乃委遂借醜竟其獄復以賍誣死者既而佐至礦場以餘課賜死者同事人於是死者家人訟其事於朝命錦衣衛官往會刑部審刑官暨巡按御史鞠得其實通劾能等事下都察院都御史王越畏能勢獨緩其事云 錢能銜王恕叅奏誣稱御用太監錢義傳旨分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鸚哥一架

僉事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死將寶石抄送巡撫王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鸚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御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鎮守仰都布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錢能在雲南遞年假以地方爲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尅八九止以一二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恐郭景到官說出真情就差人賫帖報知郭景得方便處自討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死今却造此浮

浪之言將以中臣臣再思錢能以進貢為名差人前去
夷方索要禽鳥寶石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為甚臣聞漢
時鼠巢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不祥夫鸚本綠羽而
今黃其羽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
此故違詔旨而必欲進乎况雲南數年以來盜賊竊發
地方不寧若禽鳥金燈籠寶石屏風之貢絡繹不絕行
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何又容進此物伏望明降
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
天下幸甚

刑部郎中鍾蕃等勘報太監錢能遣郭景以玉帶蟒衣并
狗馬私通安南國王又遣盧安蘇本等與千峩孟密諸
夷交通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京治罪 上特
宥能降勅切責曰法司奏鞠爾違法事皆實及爾所奏
巡撫官事皆誣罪狀顯著本當械爾至京依律問擬但
念爾在邊歲久姑曲法寬貸爾以鎮守責任為務以地
方人心為重嚴束下人毋得於所屬軍衛有司騷擾况
土官化外之人 祖宗以來但俾其以時納貢羈縻之
而已比之內地不同今後事事須與黔國公沐琮并撫
按御史三司官公議委三司廉明官員撫諭勘問毋得
任情擅遣無籍之徒仍前需索詐騙以起釁召亂萬一



有失咎將誰歸爾其戒之慎之 上旣宥能罪止罪其
下九人而指揮姜和李祥猶怙勢潛匿不肯就逮有旨
令巡按御史就彼追問至是能復爲二人求宥稱其不
避險難有勞邊方且以恕等誣陷爲詞竟從其奏

六月命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
謀往遼東撫諭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升等招安
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朵顏三
衛宜撫欲因是爲已功且阻詹昇之進後英竟得千戶
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

七月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旣而逃還
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
識者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杭抵紹寧
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
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繞建寧延平皆操兵盤糧以
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校尉則任其納賄
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
輒杖之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

初汪直欲往遼東訶察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
遣人賂直相厚者勸爲之解旣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
關一帶諷其居人候直過羣伏道左保鉞行事公當時

直左右已有納鉞賄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
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
鉞因譖馬文升及都御史牟俸俸巡撫山東時鉞爲布
政有隙及巡撫南直隸適汪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
者直歸未發也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
之學士江朝宗以俸之姻家遂連下獄事連浙江僉事
吳編等多人悉差官按逮問鉞子澍前以奏捷陞錦衣
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澍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
學自效因引李秉子華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
之例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請免澍旗役而令冠帶入
監從之

十一月南京守備太監覃力朋進貢還有馬快船百艘多
載私鹽役民夫挽牽且徧索州縣驛遞得銀五百餘兩
錢帛稱是至甲馬營巡檢司申報武城縣遣典史盤詰
力朋拒擊典史折其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衆任直廉
得以聞逮力朋等治得實刑部以私鹽拒捕律當斬從
之

其後力朋竟以幸免克淨軍

時有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
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
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

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皇莊五單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單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東宮呼爲老伴嘗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十五年二月差太監劉佃鎮守江西正統間江西始設鎮守旋革去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末年取回因地方有事久停差至是復設

五月牟俸江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編等始逮至會鞠理刑指揮吳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俸獨誣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俸受財枉法者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囑俸調廣東市舶提舉編等皆無罪釋之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江西按察使知府許聰之死實有力焉不爲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

六月兵部侍郎馬文升初奉勅往遼東撫諭夷人時汪直亦往按事巡撫陳鉞諧文升於直直還朝會兵部尚書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官考
五十三
余子俊有疏參鉞鉞疑文升所爲遂囑直奏文升專擅
行事懷奸不忠撫安無方致啟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
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
陷之詔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
加禮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爲異乃勘報一如直言遂
逮文升下獄錦衣指揮吳綬承直意傳會成獄比依指
揮千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謫戍重慶衛

七月命汪直行邊

十月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克總
兵官討建州夷先是陳鉞旣諧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
功固寵已亦得倖進於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
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
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
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
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
請於 上命討之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於
廣寧直誣以窺視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
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
數十年存積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初汪直朱永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

勿令驚疑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
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
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勅汪直等便宜行
事直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

閏十一月論建州功汪直加祿米三十六石韋朗十二石
朱永進爵保國公陳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戶部尚書
郎中王宗彛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餘官
旗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千五百四人
十六年正月給事中孫博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
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

旗校可信反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
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所

陳多浮泛之辭本當究治姑恕之汪直聞博奏西廠事
怒甚呼博面責仍令紀功引與偕往人皆爲博危之

命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
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
叅將等官卽令直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
啟行時鎮守延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
圖入寇及巡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
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知汪

直等意不敢拒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定蚤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十六年汪直聞有榆林之警遂薦王越朱永相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潛議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級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戎裝將迎二三百里望塵跪伏馬過乃興及駐館易小榻一撤叩頭半跪一如僕隸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進陞時

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士風至此良可哀也及直等奏捷勅吏戶二部曰汪直王越出境勦寇有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賜誥券封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左都御史今蒙以功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王驥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

六月御史強珍論劾遼東鎮守太監韋朗巡撫陳鉞失機罪委都指揮王宗查勘詔鉞停俸一年給事中吳原等御史許進復論鉞罪重罰輕 上命已之既而汪直自

遼東還憾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叅被虜人畜
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核如珍奏不
實卽械至京鞠之

八月蕭聚械強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
聞命會官鞠之議珍奏事不實律贖杖還職內批朝廷
於風憲叅奏事情未嘗不以爲實如珍之懷奸欺罔誣
人重罪難循常例取治珍謫戍遼東邊衛宗降二級責
陳鉞等不謹姑宥之

十二月廣東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所請造
辦進貢均徭餘戶 上命減其半

十七年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會三法司審錄囚徒

八月命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克總
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

十一月汪直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書陳鉞謂宜
如所請會巡撫宣府秦紘奏虜數出沒 上以邊務方
殷不許

十二月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
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十八年正月命汪直總鎮大同宣府等處初直與王越受
命征遼北旣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遊擊將軍京

營等官而獨直與越共事同上已知其向者交構殿之狀漸疎之也初直與遼軍相處久交最密直時忘懷洩禁中語越間以語其所厚者皆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語陳鉞謀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悉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爾銘懼欲訪其事適越所厚者已反目潛以其語語銘銘達於內因發其交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

三月汪直既在大同不得還科道交章奏其苛察紛擾大傷國體請仍罷西廠得旨朝廷自有處置於是閣臣萬安約劉竑曰西廠爲害久矣今科道欲革之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當勸上宜從衆言竑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名奏言皇上特命太監汪直提督西廠茲已受勅鎮守大同京城大小官員及軍民人等衆口一辭皆謂革去西廠爲便伏望將西廠特頒勅旨革罷官校悉回本衛庶舊制以復人心以安上乃罷西廠

八月調威寧伯王越鎮守延綏都督許寧鎮守大同時汪

直與王越俱留鎮大同萬安等恐直爲越所誘以求復用乃上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十九年五月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仇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土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始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官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隄防詔可

六月大同巡撫郭鏜奏汪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凌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舉其五事爲証謂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喪師債事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言邊務方殷必將官協和乃克有濟寧屢被戒諭而執迷尚爾不蚤爲處分恐貽後患上曰直寧不以邊寄爲重互逞私忿事多乖違萬一有警何以禦敵制勝若廉藺先國計而後私仇直等顧不此之思耶始宥其罪降勅切責直調南京御馬監太監蔡新調大同簡顯調宣府務令協和行事仍命司禮太監李榮往諭直而遣之

初直出使厭健馬不乘嘗御騾車日夜馳有司追候不

及動遭鞭撻定州知州裴泰預饌具以待直至僕從皆
醉飽欣欣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有司聞風畏
避直問寥困臥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
直喜甚求食泰以所挾糲饌進直遂忘已汝待之且曰
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車
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趨駕而出聲勢寥然人
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八月降汪直爲奉御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
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尚書陳鉞戴縉竝爲民餘貶謫
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
卽遭禍遣天下稟稟有申官阿丑者善詼諧每於上
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酌酒
一人佯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又曰
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
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
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
蹕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
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
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
中外寒心天下之人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知畏汪

直而不知畏陛下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
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欺府庫未及班師夷人
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越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
不得預此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
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
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
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
大入擾邊聲言報復威寧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
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
尚可容耶且數其八罪一孤負聖恩忍心欺罔二妄報
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涸竭府庫四排斥善良引
進奸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畜納無籍同惡相濟
七交結朋黨紊亂朝廷八輕挑強虜擅開邊釁伏乞將
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結黨欺罔弄權擅
開邊釁之戒上卽命法司會擬覆奏逐直其黨竄斥
皆盡中外快之

按汪直輩之斥逐萌於阿丑之誣諸更錄一二可爲鑑
者時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高吟曰
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
知那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上密遣尚銘察之保

國卽撤工賂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多頗丑於上
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旣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
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曰姓公名道主
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
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亦微哂而已

都御史李裕等奏汪直偏信陳鉞吳綬報復私仇擯斥良
善誣都御史牟侔謫死且累學士江朝宗遠調侍郎馬
文升御史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
戍調官給事中趙良張善吉主事方賓御史沃類張銳
陳遵毅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技被綬文致其罪或除
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年

時太監黃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有尚書某者往
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皆集門下
進退惶恐而王越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僧將命曰請
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鉞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
諸公今日富貴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謂其非有德
學所致也旣而揖諸公坐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私謁
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耶且諸公
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尚書某曰公真聖人高驚訝

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說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辯之疊疊將百言衆惴不能出氣高旣卒諸臣相次以是敗諸公坐曰昔王莽以私心亂天下九月太監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爲名乘傳南行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畫玩器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令生員日錄妖書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卽令有司逮至亂筆之生員趙汴等閔然攘罵數其擾害百姓諸罪一日伺諸途有樵擔至各取一木擁前欲擊之敬及臣走匿以免二人遂奏諸生抗命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奏繳從之

十月江南巡撫王恕奏太監王敬賚來駕帖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豈期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料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安徽寧池太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於松江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又得銀幾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官民金銀不知又有

國朝典彙卷三十三
中
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
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
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
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詔差官校械繫三人下錦
衣衛獄時常州知府孫仁爲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
之

按王臣初爲姦盜被捶傷脛號王癩子以妖幻術術於
江陰諸大家凡物經其目卽能竊去或手取人物投水
中輒自袖出人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自相抵
觸聽其指揮後黃緣近倖見上得爲錦衣千戶命偕

王敬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採藥江南等處專攫取財
物而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毒至蘇州命工鎔銀爲
元寶至二千餘錠至是王恕疏其罪尚銘又發其事下
都察院鞫治得實上曰民情常患於不能上達王臣
等在外矯詐爲奸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
之罪狀旣露非重戮不足以謝天下亟斬之仍梟首於
被害州縣敬克南京孝陵衛淨軍種菜王完等發開
原肅州二衛克軍家屬隨住時中外雖稱快以爲敬等
猶幸免云

二十年正月司禮太監尚銘有罪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

械還將窮治之既而有旨銘管理東廠欺心罔上大肆
奸貪賍濫顯著有壞成法當置之死從輕處治不必來
京仍令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克淨軍發 孝陵
種菜銘本汪直所荐往直見疎獨擅權勢甘言悅色以
釣取名譽而內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京師富室
多以事羅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與當道者埒
至是藉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錦衣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

其子宗源殺人用刑訊鞫備極慘毒受賄金

一百兩銀

三千兩及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

